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山西興縣
第一八四三號
訂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份邊幣貳百元

神木二區幹部會決定
發動互借互助搶種秋田

（神木訊）二區區政府於五月十九日召開區、鄉、村幹部緊急會議，檢查生產救災工作。會上首先打通區鄉幹部思想，正確認識救災、生產的重要，並具體研究了目前離吃夏田還有一個多月時間，如不急救，餓死人、荒地的現象會更加嚴重。大家一致提出要對人民抱負責精神，確定今後生產救災辦法：（一）發動有勞動力搶種尚未下種之熟地，對逃難走了的人留下的地，由村、鄉農會負責有計劃的租出給有男女勞動力的無牛戶，有牛戶有長餘勞力的幫無勞力戶，利用僱傭、租種、硬播地等辦法。並要組織老年、兒童挖野菜，補助口糧，爭取少餓死人、少荒地。（二）區、鄉、村主要幹部，應親自到災情嚴重村的農戶中，切實了解情況，幫助解決生產困難，將此次縣上發下之二十七石五斗貸糧米，有計劃、有對象的分給無糧缺糧的人。在村與村的分配上，注重災情嚴重村莊。對二流子，要強制其生產。（三）發動羣衆互助互借，向有餘糧戶進行宣傳動員，召集臨缺糧戶座談會，說明農民一家人，大家互助來救命，多救活一個人是光榮。恢復農村借貸關係，打破有餘糧戶的顧慮，允許吃利息，保證秋收後歸還。會上檢查出該區自今春以來兩次發放貸糧與救濟糧六十大石，但因幹部在發放時未很好掌握按災情輕重發放，產生平均分配現象，致使無糧缺糧的貧苦農民沒得到足夠糧食；對二流子，也沒抓緊監督生產，發生浪費。同時發糧救濟和領導生產結合進行，村幹部也沒積極領導救災生產，以致加重了災情。（賀長光）

徐向前將軍
發表臨汾戰役談話

（新華社[illegible]三日電）晉南前線記者於臨汾解放後，訪問此次指揮解放臨汾作戰的徐向前將軍。徐將軍向記者發表此次臨汾戰役的談話，首稱：

我取得全勝原因：人民支援士氣旺盛

此次臨汾作戰所以能取得完全的勝利，主要是由於人民的支援（如廣大民兵、民工直接參加戰勤工作）；後方的供應，始終保證了部隊的順利進行作戰，如要論功行賞，那第一功就該歸之於後方的支援。談及部隊的作戰，徐將軍說：戰士們一般都打得非常英勇頑強，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實在令人感歎。各個地方兵團亦經常要求担任主攻或單獨攻取一個據點的任務，而且每次都能完成任務。只要我們需要攻取那一個據點，接受任務的部隊便保證一定攻取下來，即使敵人再三反撲，一時失去陣地，他們總要把陣地完全奪回來，才肯讓給友鄰接防。所以在整個戰役過程中，經常在陣地上堅持作戰的只有少數部隊，許多部隊一直不曾使用上去，直至現在個個憋着一股子勁，嫌給他們的任務太小太輕，沒有讓他們發揮自己的力量。以這樣旺盛的士氣，再加上這樣偉大的人民力量的支援，如果我們還不能打好，那就太對不起人民了。

我取得攻堅作戰經驗 有充分信心無攻不克

談於此次作戰經過，他說：臨汾城敵人設防是比較堅固的，閻胡匪徒承襲了日寇的防務，並在幾個月內精心加工構築的防禦工事，直到我軍攻擊的時候，他們還在日夜不息地加緊修築。據匪軍稱，單是臨汾城關被強迫去修工事而被流彈傷亡的學生、商人，就有三四百人。城內鐘鼓樓、文廟、航空站及南北洪級巷一帶與其他不可計數的民房，都被拆毀去修了工事，共消耗人力物力之多，由此可以想見。城內城外到處都佈滿了據點、工事和核心陣地，凡是他們能想得到做得到的工事，都修築了。他們以為有臨汾這樣四丈高八九丈厚的城牆，再加上三四丈寬深的外壕、水壕和這許多的工事，我們一定是很難攻下的，但這恰恰是給我軍一個攻堅作戰的好機會，對我們的鍛鍊作用很大，雖然我們耗費了七十天時間，但卻使我們取得了許多攻堅作戰的經驗。我們深深體會到部隊由運動作戰轉入攻堅作戰，的確還是一個很大的轉變，中間必須解決一些戰術和技術上的問題。士兵除了三大技術之外，人人必須掌握土工作業與爆破兩大技術；步、砲、工兵必須密切協同。而各級指揮人員也必須學會使用火力、爆炸、突擊三者緊密結合的藝術和精密計算與組織戰鬥的本領。只要抓着了這樣幾個中心環節，那我們就可以達到無堅不摧無攻不克的要求，蔣閻匪徒所說我軍不能攻下他們長期設防城市的神話完全粉碎。現在我們全體指戰人員已有充分信心，再遇着像臨汾這樣設防的城市，只要我們想攻下它的時候，便有把握攻下來。

警告閻匪官兵：

放下武器者寬大待遇
冒險抵抗者堅決殲滅

至於敵人方面，他們基本的致命點，是由於蔣閻胡匪的反動政策，已使自己陷於四面臨絕境，他們現在處處遭受我人民解放軍的殲滅打擊，要想抽東補西挽救戰局，是不可能的。此次臨汾作戰，就表現得非常明顯。當我軍還未進入臨汾作戰時，胡匪就企圖把駐在臨汾的三十旅空運西安，增援洛川，我軍連夜趕到機場，阻擊了他空運部隊的機群，當場擊毀敵機兩架，從此進入臨汾全面作戰。最初我們曾估計閻匪有增援的可能，蔣胡匪也再三答應給困守孤城的匪軍增援，閻匪說：「保衛臨汾就是保衛太原」，要臨汾守軍「人盡物盡，與城共存亡」，就是還在南京的蔣匪，也在偽「國民大會」宣佈「決心保衛臨汾」，以穩定那些豬仔議員惶惶不安的心情，特別是當山西省的豬仔議員慌亂得一日兩次請願，蔣匪當面答應立即派飛機前往轟炸助戰，叫國防部次長林蔚立即照辦，還說只要臨汾城內機場修好，他便空運部隊增援，其實，臨汾城內機場早已修好，但始終並無一兵一卒增援，直到臨汾匪軍被我完全殲滅之後，他只能出飛機前來轟炸城內的市民和俘虜官兵。蔣閻匪首就是慣於這樣欺騙他們的部下替他們送死的。據匪軍臨汾最高指揮官梁培璜說，他們明知增援無望，軍心亦已動搖，但仍把命運寄托在送死的防禦工事上面，他們用盡一切高壓手段，強迫士兵和市民死守陣地，後退者立即處死，並竟對我軍施放毒氣，他不知道工事是要人守，而且還要看是什麼人守，當其大部兵力已經被我殲滅於外圍據點而不得不用血腥高壓手段強迫士兵作戰的時候，只要我軍一旦打進城內，打破了他的烏龜殼後，便馬上失掉控制士兵作戰的能力，所有的防禦工事就反而變成了他的囚籠，所以這次作戰，無論是攻進東關和城內，都在幾小時內就解決了戰鬥。

最後，徐將軍對閻匪[illegible]指出[illegible]。如果說保衛臨汾就是保衛太原的話，那末臨汾既保衛不住，太原也就保衛不住了。

讀者來信

新絳縣聯社農具廠實行對半分紅辦法應考慮

編者同志：

五月三十一日報載「新絳縣聯社農具工廠改工資制為對半分紅」的報導，我覺得有考慮的必要。

該廠工人原訂工資（二、三月份）最高標準為一大石麥子，根據今天邊區人民一般生活水平已很不低，實行對半分紅後，四月份工人最高工資比三月份增加「百分之二十」（一大石二斗麥子），以後工廠盈利增加，工人工資將要隨之增加。這種作法，將來是會行不通的。因為按我們今天的工業還未發展的情況，為了發展工業，必須經常做到原料足，成本低，產量多，質量高，銷路廣，勢必不可能經常有較多的利潤收入，如果這樣採取了對半分紅的辦法，工人的過高收入或可在這時期內得到保持，但工廠的再生產能力必然要受到很大限制。而在原料銷路受到限制時，就有可能不能維持再生產的危險，當然更談不到發展了。這樣對於工人是不利的。希望該廠負責同志，根據毛主席指示的「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和根據晉綏總社「二七」社論（載二月十日本報）與晉綏日報「五一」社論的精神，對該廠實行的對半分紅的辦法加以考慮與檢查。

敬禮！

讀者 李遠

隰縣五區民兵羣衆
捕獲臨汾潰匪百餘

（新華社呂梁電）由臨汾逃出的蔣閻潰匪三百餘，竄至隰縣五區解家溝、西河一帶，遭我當地民兵阻擊，五月二十一日拂曉，潰匪向康城逃竄，前哨小股潰匪進城後，即遭民兵痛擊，俘潰匪十二名，隨後二百餘潰匪由南溝竄來時，我民兵已佈置妥當，展開激戰，將匪打散。我解家坪、韓村等地民兵英勇出動捕捉，共繳獲潰匪八名，俘九十六名，繳獲步槍十六支、手槍五支[illegible]六條，當即交還羣衆。現該區各村民兵正積極繼續搜索中。（王瑞群）

永和游擊隊
幫助羣衆突擊搶種

（永和訊）永和游擊隊響應上級號召，於上月中旬停止上課，全力給該地羣衆突擊搶種，在兩天時間內共種了二十三個工，種了棉花七畝、穀子三畝，黑豆近十畝。另外還担了二十八担糞，收工時羣衆留吃飯，都一一謝絕。（郭玉山）

孝義貿易局 準備好大批秋田籽種

實驗扶植群衆紡織解决口粮

（新華社晉中電）孝義貿易局爲了給群衆調劑秋田籽種，不誤播種，已準備好莜麥籽五十石、燒酒三千斤、蕎麥籽五十石和黍籽五十斤，共抽出七千萬元本幣，爲群衆種秋田的生產底墊。

（新華社晉中電）孝義貿易局選擇三個行政村，實驗扶助群衆紡織。孝義是有紡織基礎的地區，據不完全統計：全縣六萬四千多人口，有紡婦一萬零一百三十二人，織婦三千一百卅二人，紡車八千三百四十四架，土機二千二百零四架，快機六十六架。但今年該縣紡織大部處於停頓狀態。例如三區克俊村金俊生（貧農）婆媳三人，去年全年自紡自織七十餘丈布，除自穿外又給勞動人織二十丈，用十七丈布買牛一頭，四丈布換糧四斗，六丈布換下棉花作爲今年紡織基礎，還解决了全家穿衣問題。但今年五個月當中，才織了五丈布。根據調查，紡織停頓的主要原因是：（一）去年歉收，今年糧貴，去年一丈布換一斗米，今年好布三丈五尺或四丈多才能換一斗米。（二）貿易局未加以及時宣傳領導，沒有解决實際中的困難。例如張圖村有一家兩口人紡織，只有三四兩花來回倒換，一個月才換下十五兩線子。田里村一例貧農，總之人家都能紡織，因沒底錢不能勞動。（三）口糧困難，因無口糧討吃者有之。根據上述情形，貿易局與該村婦女會特選擇三個行政村實驗扶植紡織，首先向婦女們說明，春天救災糧，但收下麥子後，便會同時宣傳說明紡織對生產的作用，如一個人半月紡織一斤，就賺一石米，三百萬元能買三十一石，一百萬元能織布一百丈，如此解決口糧，可以度過收前的困難。解決的辦法：貿易局負責介紹紡織棉花、紡車和原料，即可幫助婦女們，貿易局及婦女會並以工資發給紡織婦女，以解决生產困難。四月中旬成立了合作社後，群衆解决了生產困難，共有一百一十二架紡車、三十三斤棉花已開始紡織，今年五月中旬已二十個婦女組織起來。至五月中旬，共有八十四名婦女參加紡織，一百二十架紡車，每月預計可出布二十四丈，可賺小米八十萬元。此外，貿易局已派一專門幹部，協同農會幹部幫助群衆解决紡織困難。

臨縣西關群衆 集股合作發展副業

（臨縣訊）臨縣西關群衆在土改後，積極找人集股合作，擴大副業生產。西關貧農劉富興、城莊村車陳發榮、陳家莊陳生喜、陳思法、劉安里村、陳文花、陳家冊、李齊良等六人開辦一個臨縣風陳大車廠，全家富有作木工，他陳始和陳喜榮商量開辦一車廠，一面能解決工人困難，一面對交通也方便。當時陳在土改中曾被錯訂富農（現已改訂），對發展生產有顧慮，劉即給他解釋，消釋了他的顧慮。接着就找人集股，還要買廿輛大車，同時也決定就在這裏交區訂做，約定每輛大車爲本幣兩千三百萬元，先預支十輛大車車價兩萬萬三千萬元，廠即於四月二十七日正式開工。該廠共有鐵木工人二十八人（經斷的六人）。

神池 秋田未種完又遭凍災

正發動群衆搶種改種

（本報訊）據神池訊：該縣各區村都有一部分秋田未種上（五月三十一日以前的統計），主要是缺少畜力，除一區九個行政村有四千五百垧熟地未下種，二區未下種的熟地比一區只有多不會少。該兩區有一部分村莊籽種和畜力都非常困難，盡最大努力亦恐不能全部熟地種完。上月二十三日後，氣候驟冷，拂曉落霜，各區普遍遭凍，被壞的主要莊稼有胡麻、黑豆、山藥、蕎麥與少數扁豆莜麥，凍災最嚴重的是三、六區，三區凍死需要改種的莊禾在二千垧以上，六區需改種的有一千七百垧，四、五區各村需改種補種的有近千垧，一、二區受災村不多，需改種的各有二百餘垧。各地熟地未全部種上，再加上這次凍死需要改種的五千垧地，更增加了群衆的困難。三、六區的四千垧改種田，群衆只能解決二千五百垧籽種，其餘一千五百垧籽種需公家幫助解決，還一千五百垧都種小青糜子，也需籽種六十大石。目前各村果實收穫已用完，再無法調劑。各村解決籽種的辦法只有從夏季貸款中挪出一部分，並動員各機關捐款救災。一般災區除此以外，更需要加強互借互助，即使在遭受了新的災害的地區，戶與戶間困難情況不同，有些除種好外，尚有剩餘的籽種可以互借，必須在群衆中普遍發揚互助精神，幫助受災的群衆。現各機關、兵站、貿易局、公安局等機關正積極募捐財糧，指示群衆解決牲畜、籽種困難，解決大批種籽問題。縣府、各機關團體都在搶種補種中，給受災群衆研究改種的任務，群衆向各區研究，一般討論結果，發動全部搶種、改種，一部分糜子、黑豆、山藥等因爲凍死三分之一或九分之二的，也不用補種，小青糜子就照常生長，只能一黑豆。然死一部分苗子，認爲節令已晚，但仍比種小糜子的產量大，多數群衆不願改種。目前群衆搶種補種李節緊迫，各區村幹部正發動群衆搶種補種小青糜子。

永和四區 召開醫生座談會

解决農村醫藥困難

（新華社呂梁電）永和各村群衆亟苦於醫藥缺乏，得了病找不到醫生，買不到藥，爲此四區政府特於五月十四日召集全區醫生舉行座談會，區長楊建國同志在會上說：「我們解決農村醫藥的困難，政府决心幫助群衆解決看病吃藥的困難，希望醫生們建立經常聯係，改善醫術，爲群衆服務。」會上，醫生工作會認爲：「過去咱們醫生姚惠毓說：公家重視醫生，所以就知道中醫了，現在知道中醫也是重要的，對今後我們要好好研究醫術，好好的給群衆看病，不要使他們的病人有錢方能買藥。」談到給群衆看病時，大家一致的意見，不論隨請隨到，那裏有病去那裏，不擺架子，給群衆吃藥，咱也吃藥，把從前看起老財、看不起窮人的思想去掉。同時，要互相交換醫術，不要保守，誰有特別醫術就傳給別人，不要爲看病教人，最後，大家又決定：（一）在各區設醫藥合作社，由醫生籌辦煉藥，抓藥，姚惠毓、賈修金下鄉看病，實行分紅。爲幫助貧苦的群衆治病，經農會證明，可少算藥錢或免費。（二）劃定地區，由醫生分工給群衆看病，定期由區召集會議交流經驗。（晉國强）

東段景群衆變工互助

提前播種精耕細作

（代縣訊）五區東段景村農民，自願結合變工，提早完成播種，並組織剩餘勞動力開稻畦，修水利，增加產量。該村是人稠地少的村莊，全村共有九十八人，男女勞動力五百一十二個，只有地三千七百畝，平分土地後，農民土地仍不夠種，僅男勞力（一二四〇個）即除一百一十六個。如貧農郎先保兩個勞動，只分到土地二十畝（連原有在內），可剩餘一個半勞動力，今後勞動力仍多，大家一致認爲：除少了作務的細糧，也能多打些糧食。一另外又提出要提早下種，多鋤宅幾遍，爭着把地先種完了，有空就挖稻畦，開坡上田。此外，大家都以毛驢爲中心，播種中，兩三家合一犋，變工種田的。該村人多組織小變工，同時發動群衆抓緊在河灘開稻畦，在播種時期，一般的都提早八天到十天。同時有四五十人，即有四十除（畝）地挖了。中農郭安本在挖畦子也挖上十除畝，大豐收成。現全村參加的共六十一戶（全村共一百二十四戶，孤寡除外），已開出稻田一垧半。代表會準備在夏收前修好水渠，一面開稻田，一面擴大稻田的面積。（牛文）

村中有一部分地，開出稻田十除石，開稻畦中，又在代表會領導下，並計劃在稻田的鑿水渠。

（新華社晉中電）孝義曾於四月十八日合夥開辦一染坊，今年五月、高文斌等會集旅下縣染坊，高文斌付本錢元，後來他們拿五百萬元作股本，又向一鳳腳大車廠借五百萬元，並向貿易局定染布二十疋，現入股資金共有六石斗，小米三石六斗現名，高文斌任染坊一切經理，在染坊吃飯的有隆山、王成生、王文斌、積善、高文斌等三人均爲染匠，除以技術入股，坊的工資低少，每人每天身錢多少確定，議定分紅，全年按股平分，劉德全等四人合夥又向貿易局織廠一股，共賺毛巾三十打，紗共一斤半，所值本幣，該坊又除布改爲元，已除紗五十斤，計純利三百餘萬元，最近因廠中開支太大，賬初風織，分紅後各人出品的多少分別分紅，現工人情緒很高，每天一架機子可織毛巾二打，好毛巾或布一疋，大機每天可織布一疋，標準布一疋，布品銷路很好，不存貨。（郝全珠）

學習的布已增加，現股金已增加爲一石，作小米四斗，據九月十九日的統計。

也在內，因他們三孤作織木工，工計劃，再找人西五個人，一部款項，們已採了一部分，勞力未來後，按中口將來，完成了這工作後，東家中，按勞分紅，也合夥開辦，商定分紅，等。李廷玉、李永大貸一傳，他們入股六在中農，共有九戶，貧農一戶，西街的人、中農四戶，一戶商人。

也自願入股小米五石五斗，李廷鳳、李志推選中農一高爲代表，設立河街商人孟鳳英向東街明集人股，股金十一石，張德集共入小股米十七石，一斗由李成推選，高德堂、李志鳳、王鳳李共集股三十一石，已於五月十二日開業，到五月底日經營三天，統計物價，該日的貨值本幣一之數，爲一千三百萬元。高文斌等三人與中農。

臨縣賀家溝 大部土地提前下種

朋牛組變工跑運輸

（臨縣訊）一區賀家溝在入秋後，勞力剩餘，該村地少口多，粮食不夠吃，過去村民慣於販賣雞蛋、雞鴨、菜蔬等，但近年因雞蛋減少，又不能多跑，今年又因土地分了二三年，群衆耕種了土地，由於牛少，又組織了朋牛組，所以在三月底入了地，春耕前已大部下種，今年各村的生產，在三月後，代表會開會討論耕種，由組員決定，實行抽出八石資本，組織跑運輸，村分得兩石麥子，由本村兩組給跑運輸。這個組已有兩石資本，去年跑了一部分，李家坨、賀家溝兩個組織了三個運輸組，共十二戶，參加了三個組織，他們曾經向貿易局投資，家坨台村負責，也參加了。李家坨台村與賀家溝運輸組，一次賺了一石，共七十二戶，他們跑運輸一次，賺三元，如販鹽子三斗，就可賺二斗，除開支外，淨賺一千多萬元，二石多米。李家坨台組在本村，後又有一組，三斗二，米四斗，有利小米一石零三斗，郭德貴組三十八石，共解决了人口，下的一口口糧，影響了組織。

去的農民也跑運輸了。如高有來、三斗多，張販、布販米三斗兒米，元，高規的兩個，紙現全村已組，參加的共三十三戶，總資本四十三人，已全部撤回，合米二千石，多萬元。七斗出外的土地，租下工作的組，後從此以後工錢的，稍有不清，此句話可能，有出入——編者（苗樹奎）

平魯城關附近 發現流行病

縣府派醫生前往防治

（平魯訊）城關及附近村莊，上月發現流行病，小孩得病在五六天後即全身出紅斑點，不久即死，單韓家山寺就已死了五六個孩子，另外一種病象，是頭腫、不吃飯，一兩天內就有死亡的危險，城關已有兩個老人死去。瘟疫流行後，縣府即派醫藥合作社總經理醫生前往各村醫治，並立即發出公衆，宣傳病人必須和好人隔離以及護理病人的知識，以防止瘟疫的傳染。（新民）

寄嵐陽坪群衆招待傷員

上月十二日，有二十一位重傷員經過嵐陽坪村，群衆早已燒好八大鍋開水，等傷員一到，親自端給傷員喝上水，又讓小孩給傷員提夜壺接尿。並凡鍋扭架的民伕也都喝了水。

臨汾各界市民 五千人開會慶祝解放

各工廠及百家商店已復工復業

（新華社晉綏三日電）臨汾工農商學各界市民共五千餘人，於上月二十八日召開慶祝解放大會。會上，市民及中等學校均向解放臨汾的人民解放軍獻旗致敬。是日，全城遍貼慶祝標語，各商店均貼解放聯語，盛況如過新年。

（新華社晉綏三日電）臨汾民主政府與市民正積極努力建設新臨汾。上月十九日政府召開工商業界座談會後，各工廠商店即紛紛復業，至二十二日，已有自來水公司、發電廠、麵粉公司、復興鐵工廠、西北製造分廠等五家機器工廠復工，電燈工廠工人將埋藏在地下的機器零件自動挖出，在蔣機關槍下，搶修機器，並連夜修架電線。部分商業因遭閻胡匪軍破壞搶劫，元氣大傷，現已開業者約百家，攤販甚多，買賣活躍。

蔣區愛國民主學運擴展 平津唐廈門學生示威 抗議美援日危害中國

（新華社陝北三日電）綜合外國通訊社消息：蔣區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已由寧、滬擴展至華北、華南。五月三十日，平、津、唐山各大學學生數千人（美聯社報導約二千五百名，合衆社稱三千人）在平市北京大學舉行聯合示威大會，抗議美帝扶植日本侵略勢力復活威脅中國。到會學生不顧校外蔣政府軍警包圍，仍熱烈高呼口號，並決定分電美國國務院及麥克阿瑟，提出抗議。電文中指出：「在你（指麥克阿瑟）的保護下，日本又走上法西斯主義的道路，我們憤怒抗議此種背叛盟邦的行爲。」大會並宣佈拒絕國際學聯，要求其他國家學生協助反對美國對日政策。在示威大會之前，北大、清華、燕京等校曾分別在校內召開會議，清華已決定舉行爲期一週的抗議運動。三校均先後舉行「美國對日政策」民意測驗，北大答卷中，絕大多數學生均認爲由於美帝扶植日本爲「反共堡壘」的結果，日本帝國主義已在復活，中國「將首先受日本復活之害」。該校若干教授二十五日表示，在此一點上，「與學生們團結一致」。

在廈門，廈大學生數百人，於五月二十八日（一說爲二十九日）舉行愛國示威，在全市遍貼「美帝滾出去！」「美帝國主義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販子！」「美國援日政策危害中國！」等標語。

又訊：由聖約翰大學學生所主辦的「種族展覽會」，極受民衆歡迎，各校學生及社會人士前往參觀者絡繹不絕。據上海路透、合衆社訊，該校校園內貼反對美帝扶助日本侵略勢力復活威脅中國等愛國標語，展覽室設「社交廳」，廳內展覽以愛國民主爲主題的各式各樣木刻漫畫，其中最大的一幅，畫着一個面目猙獰的山姆大叔（按指美帝），一個披着黑斗蓬的流氓（按指人民公敵蔣介石，因蔣賊常披黑斗蓬）和一個用刺刀刺殺一羣中國平民的日本兵，諷刺美蔣日寇合作屠殺中國人民。有一幅則描繪着口含煙斗像貌兇惡的戰[illegible]麥克阿瑟，正在一手給已經投降的日本火山[illegible]，一手用[illegible]動他的火山口。另一幅則繪着傀儡宋子文所[illegible]日寇[illegible]內千城的兇像，諷刺宋賊勾結日寇繼續殘害中國人民的罪惡。

匈共與社會民主黨 合併爲勞動人民黨

宣佈政綱爲建立社會主義而奮鬥

（新華社陝北三日電）布達佩斯訊：匈共與社會民主黨已於上月初旬宣佈合併爲勞動人民黨，並通過政綱如下：當前總任務爲鞏固人民民主，提高人民生活標準和向社會主義過渡。在政治方面，要求政府機構充分民主化，鞏固地方自治機構，同時保證中央政權的領導作用，主張以單一的人民的聯合政治組織——新獨立陣線，代替原有聯盟的各黨派聯盟。在經濟方面，鞏固與擴大經濟計劃，和與各友鄰民主國家的經濟合作，增加勞動生產率，擴大工農業生產，增進工人的福利。在外交政策方面，保證和平，保衛人民民主的勝利果實和國家獨立。政綱最後有力地指出：「匈牙利勞動人民黨，正在爲建立社會主義而奮鬥，在這一社會中，將沒有剝削階級，個人的幸福將因國家普遍福利的增進而獲得保證。」

西班牙游擊隊 號召成立抵委會

（新華社陝北一日電）塔斯社巴黎訊：人道報於上月二十六日載稱：在列凡特及阿拉岡地區活動的西班牙聯合游擊隊，最近發表一告反佛朗哥人士書。人道報說：這一宣言異常重要。該宣言說，游擊隊相信團結千千萬萬愛國志士以從事爭取獨立與民主之鬥爭這一事業的時機，業已成熟。西班牙人民要求成立中央抵抗委員會，以領導西班牙的鬥爭。列凡特與阿拉岡地區游擊隊，爲此目的，特提議召開西班牙一切抵抗運動團體的代表會議。

蔣匪圖減輕財政困難 瘋狂增稅掠奪人民

（新華社陝北三日電）據蔣區報紙消息：蔣匪正瘋狂增加各種捐稅，加緊向人民掠奪，圖以此減輕日益嚴重的財政困難。蔣記政府最近又規定川鹽加收所謂「一[illegible]戡亂建國費」，計每擔鹽繳十萬元，全數約近一萬億元之鉅。台灣蔣省府亦規定自四月卅日起，進出該省各港口的貨物，一律按照貨價千分之十九加收「港口捐」。江蘇常熟蔣當局則已開始向過往船隻增收「江防費」，計貨車每輛須繳捐一百二十萬元，二十噸以上船隻每艘五十萬元，十噸以上二十萬元，十噸以下十二萬元等。武昌蔣當局設「[illegible]委員會」亦於四月八日起徵收所謂「國防工程捐」，將所有住戶劃分甲乙丙三等，分別依等級強迫勒收數十萬元不等。各商店則以營業情形勒收。貨販客商在蔣匪重稅勒索下，均蒙受慘重打擊，如一艘貨物由長江以北產地運往上海至內商零售時止，須付捐「出口稅」「自衛特捐」「綏靖特捐」「屠宰稅」等項即達一百萬元之多，而「營業稅」「所得稅」「印花稅」及臨時增加的捐稅尙不計在內。

中共華中工委 號召保衛夏收夏種

（新華社華東三日電）中共華中工委日前發出指示，號召該區各級黨委與全體軍民保衛夏收夏種。指示如下：（一）各級黨政軍部隊應繼續發揮積極進步的精神，挺進邊沿區，深入敵後，掩護羣衆夏收夏種。（二）開展羣衆自衛與生產運動，各地一面須做到快收快打快藏，在蔣匪「清剿」「搶掠」地區，邊沿區，必須發動羣衆游擊戰爭，組織搶割隊，一手拿槍，一手拿鐮，並有計劃的迅速轉移糧食，不讓敵人搶走一粒糧，同時，另一面還要做到快耕快種，不荒一畝地。（三）堅決反對領導上的官僚主義，應積極消除羣衆生產顧慮，解決其困難，並在實際行動中，糾正錯劃階級侵犯中農利益的偏向，提高羣衆生產情緒。（四）部隊機關及地方工作人員，必須貫徹[illegible]節約，在夏收夏耕時期，一切羣衆會議和被動負擔應減少到最低限度，同時大力幫助羣衆進行生產。

吉林民主市府保護扶助 三千餘家工商業復業

（新華社陝北二日電）吉林市私營工商業在民主政府的明確政策與扶植下，已迅速恢復營業。全市原有三千六百餘家工廠、作坊和商店，解放後，僅一個月即有三千二百六十五家恢復營業。該市僞爲東北工業城市之一，僞滿時，僅大工廠即達九十八家（包括重工業、鉛印、紡織等十餘部），擁有工人兩萬餘，連同小豐滿及市內中小工廠工人及全體工人家屬，共約八九萬人，佔全市人口（二十五萬）三分之一強。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投降時，工廠大部被破壞，蔣匪統治時，又加摧殘拆毀，大部材料拿去修築城防工事，並將電氣、化學、人造石油等工廠機器大批出賣，致工廠幾全部停工。商業則在官僚資本操縱壟斷及蔣軍撤退時搶劫下，極爲凋敝。民主政府入城後，經一個月之努力，全市百分之九十二的工商業恢復營業，市面漸呈繁榮氣象。其關鍵首先在於民主市政府堅決執行保護工商業的政策，當蔣匪撤退後，某些市民曾乘隙搶了一些工商業戶的財產，民主政府入城後，立即通令保護工商業，並佈告，禁止農民自發地入城清算地主和工商業，並下令制止任何破壞工商業，接着，召開全市工商界大會、工商業座談會及工商業代表會等，政府負責人親自參加主持，明確宣佈保護一切合法工商業的政策，並扶助一切有利於國民經濟的工商業的發展。資本家們一方面痛恨蔣匪官僚資本操縱壟斷摧殘私人資本，另方面對民主政府工商業政策仍抱懷疑態度，他們提出是否長期保護工商業，各行各業是否一律保護，是否允許僱用店員，和工人工資與稅收政策如何，是否可以自由貿易等問題，經政府負責人反覆說明解答，他們的疑慮才漸漸消除。同時，政府並發放市民救濟款一萬萬元，調劑民食，平抑糧價，設立小賣店賤價出售糧食，對鐵工、鞋業、紡織業等發放貸款三萬萬元。政府又宣佈廢除蔣匪的苛捐雜稅，並豁免半年營業稅。這一連串的穩定措施，使工商業者顧慮消失，市內各業相繼開門營業。朝陽區一家商坊經理說：「我已盼望了一個月，[illegible]才眞正相信保護工商業政策。」該區在十天中，新開業的工廠及家庭手工業即達四十五家。在恢復工作中，少數工人對勞資兩利合作發展生產的政策，尙有瞭解不足，例如有的自發地提起四六分紅，資方不敢反對，隨後[illegible]工人將兩台機器搬回自己家裏，政府[illegible]工人[illegible]老闆不齊，對工人當[illegible]，即將老闆送走，政府即找工人談話，向工人進行教育，說明勞資兩利政策，[illegible]使雙方切實了解與接受勞資兩利政策，現[illegible]人已將機器送還，繼續開工，[illegible]則訂立了勞資兩利的條件，[illegible]仍歸資方所有。

解放應縣詳細戰果 我軍殲敵一千四百餘

（新華社晉綏三日電）綏北人民解放軍晉北前線指揮部頃發表五月二十九日解放軍攻取應縣縣城的詳細戰果，共殲敵一千四百二十名，內斃傷一千三百零七名，俘一百一十三名，繳獲輕機槍五十七挺、擲彈筒三十個、槍榴筒三個、[illegible]機槍二支、長短槍二百十一支、擲彈筒彈一千一百零三枚、手榴彈五千三百六十六枚、各種子彈二十五萬發。

英國經濟面臨新危機

入超增加，黃金美元儲備減少到接近危險的程度。

（新華社陝北三日電）合衆社倫敦訊：英國金融界人士，紛紛承認今日英國正迅速走向新的經濟危機。據稱，即使有馬歇爾計劃的援助，也不能挽回英國[illegible]，而英國日益枯竭的黃金與美元儲備，正減少到接近危險的程度。[illegible]大影響的[illegible]衛報十分[illegible]此[illegible]化中的局勢，該報於五月二十九日，以整版篇幅刊載題爲「[illegible]」的社論，談論這個問題。其他報紙也刊登警告性的文章，[illegible]。[illegible]亦爲財政大臣克利浦斯所承認：[illegible]。但金融界人士指出，克利浦斯在一月份才公佈的一九四八年經濟前途「白皮書」已經過時了，「白皮書」估計英國在今年上半年商品貿易之入超將達八千萬鎊，而實際上，頭四個月的入超已[illegible]。就今年頭六個月的入超總額，[illegible]估計達一億三千六百萬鎊，亦即較「白皮書」所估計的要多百分之五十。[illegible]年上半年英國在黃金與美元儲備方面的消耗，該報估計爲[illegible]，[illegible]使英國的儲備不減少的數字，[illegible]計的是「四億五千[illegible]」。據報稱：「假如美國援助（一）[illegible]款額計劃今年得到[illegible]三千萬鎊，將不能使我們在下個月以後，仍保持現有[illegible]」[illegible]我們已經[illegible]了，而且外國人失了對我們的信任」。另據英海外貿易部長在[illegible]會上提出關於[illegible]，[illegible]英國的材料[illegible]。[illegible]

簡訊

美國西北航空公司籌劃在上海設立東方總部：該公司東方區副經理[illegible]，數月來即在滬從事[illegible]，一[illegible]即以[illegible]使決定航空交通設備[illegible]。

醜惡慌亂與分崩離析

——記南京的豬仔「國民大會」

三月二十九日開幕的南京豬仔「國民大會」，於五月一日宣告閉幕。蔣介石反動集團的醜惡越來越不成樣子；在人民勝利的面前越發慌亂，其內部越發互相傾軋，其分崩離析越發表面化，是這場活劇所表現的三大特色。在這場戲上演之前及其演出之後，從蔣區報紙的報導看來，奇形怪相，比之袁世凱、曹錕的「國會」，眞是青出於藍。其中特別醜惡的是五項節目，即代表之爭，主席團之爭，檢討軍事之爭，修改憲法之爭與僞副總統之爭。

參加這個「國大」的豬仔代表，百分之七十五是國民黨員，賣身投靠的民社黨與青年黨以及胡適、莫德惠等幾名蔣介石的隨從，則是這幕醜劇的龍套配角，「豬仔代表」自己也把這個「國大」稱爲「一黨民大會」（金世報）。悲慘的是連「國民大會」也開不好，首先是「代表」資格問題就引起了醜惡的糾紛，這個糾紛，從開會之前一直鬧到閉會爲止。原來「代表」的產生，是由國民黨中央圈定和民青兩黨提名的辦法規定下來的，蔣記國務會議曾經決定「黨員非經提名不得當選」，但是只見土崩瓦解的國民黨，對於它的黨徒也正在喪失控制的力量，各地未經「提名」而在競選中由所謂「選民」簽署選出的國民黨員，仍有六百多名，國民黨命令他們讓給曾經提名的黨員和民青兩黨，他們就組織了所謂「民選代表聯誼會」，實行反抗，這就使當選的與毛廁愈攪愈臭。爲了解決這個滑稽的問題，國民黨想出了一個滑稽的辦法，凡「退讓」的都作所謂「戡亂委員會」委員，以簡任一級待遇，底薪七百二；接着，國民黨中常會又作了一個更滑稽的決定：「當兩年再讓，到時不讓，開除黨籍」；接着，蔣介石親來了一場滑稽的親自「召見」。但是「底薪七百二」也好，「黨籍」也好，蔣介石「召見」也好，在政治市場上都已經一樣的毫無價值，因此，一場買賣毫無效果。到了「國大」開幕的前一天，有一個自稱「候補民主烈士」的「民選代表」，居然買了一具棺材，聲稱「不進會場，就進棺材」，並爲了爭取「美援」起見，竟應美國記者之請，躺在棺材裏伸出頭來拍了一張照片。另有十個人，則坐在大會堂內，實行「絕食」。鬧到開會那天。蔣介石爲了粉飾門面，就動員了一批憲兵大漢，把「民選代表聯誼會」包圍起來，把十個「甘地」像小鷄似地抬出會場，並且用卡車把「烈士」的棺材偷偷搬走，沉入長江。具備的棺材是不見了，但是棺材作爲僞「國大」的象徵，作爲蔣介石統治走向死亡的象徵，卻不是任何卡車所能搬走的了。

三月二十九日，讓蔣醜劇鑼鼓開台了，天津一家報紙稱之爲「有如下等歌劇院」，叫鬧和噓聲，成爲每會必具的特點。三十日至四月五日開預備會議，因爲主席團的人選和僞副總統的競選大有關係，爭奪主席席位便成爲國民黨各派在預備會中吵鬧的題目：「爲競選主席團展開的熾烈活動，一如證券市場上漲行情，姿態萬千，各方控制力甚大，有些「代表」因爭候選人，彼此謾罵嘶喊」（金世報）。三日選舉主席，鴉鳴狗叫，一齊出場，有人喊叫選票上漏了人，有的混亂，有喊退票，有呼打的，會場一片大亂。五十多個沒有拿到票的豬仔，擁到主席台上，質問他們爲什麼沒有票，而會上又有一人投了三四張票的。

四月六日起開正式大會，按照蔣介石的意圖，只要選了他當總統就散會完事，可是這齣戲是在蔣介石的軍事危局發展到不可收拾的情況下扮演的，坐在會裏的大小反動派們，都感到末日的恐懼，討論議事規則時，紛紛要求檢討政府的施政方針，因此正式會議的第一天，就鬧得下不了台，結果用了停止擴音器使擴音器失效的手段，才算強迫休會。這個問題一直鬧了三天，天天都是拍桌聲，噓聲和「滾下來」的喧叫聲。最後一天，下等歌劇的下等導演蔣介石自己登場了，他看看台上台下到處都在豕突狼奔地爭奪擴音器，只好裝聾裝啞，「靜靜地坐在台上的隱蔽席位上，閱讀他手裏的報紙」（美聯社）。

從九日起，蔣介石和他的僚屬被迫作施政報告，他們的一套鬼話，連自己的總統候選人們也不願聽。蔣介石報告時，連副總統候選人程潛亂呼呼入睡。在其他中央社自稱的「疲勞報告」期間，會場上疏疏落落，「有裝神的，有閒談的，有吃花生的，女「代表」有說鞋弄足的，有瞌睡的」（金世報）。但是即使在這樣的報告期間，豬仔們也不是完全安靜的，他們什麼都可以不管，但他們不能忘記「檢討軍事」，爲了安定人心，蔣介石在會上大講神話，說他的統治「基礎是絕對的安全」，軍事計劃都「已完全確定」，「金融的基礎非常的鞏固」。對於這樣的「精神講話」，就蔣介石的合衆社也報導說，南京「大多數中立觀察家，都是以大大的懷疑來對待這一演說」。把命運寄托在這個獨夫身上的許多豬仔代表，不僅「大大的懷疑」，而且公然揭出他的虛僞。四月十日，「河南「代表」閻炎光說僞將的報告不確實，上台說：「我對主席昨天的報告不滿。」此語一出，全場騷動，一部「代表」起立喊打，然全體河南「代表」支持他，其中一個高呼：「開封、鄭州都要丟了，還不准說話嗎？」」（金世報·十二日）「白崇禧報告軍事形勢，激起激烈辯論，紛紛埋怨政府腐敗無能，……「[illegible]事實抗相」（美聯社）。白崇禧的報告幾次爲「不要吃飯，請報告東北、華北戰略」，「要想辦法呀，想辦法減輕嚴重的軍事形勢呀」的吼聲所打斷。軍事報告剛一結束，「魯」代表」孔庸夫雙手抱住麥克風，以發抖的聲音，連喊：「槍斃陳誠」」（金世報）。「下午軍事檢討，……河北、山東、山西、熱河等省「代表」紛紛發明各該省形勢嚴重，並不下於東北。江蘇「代表」起而聲明自古江淮不保，江南難安。安徽「代表」高呼皖北不得了，湖北「代表」大聲疾呼：請大家不要忽視華中」（中央社）。十三日，俞鴻鈞「正打算報告經濟問題，被一個情緒激動的「代表」從擴音器前推開，這個代表大聲道：「共產黨已經取得了東北、華北和華中的一部，他們已橫渡黃河，而且可以橫渡長江，並向南京推進，你們爲什麼還不讓我們聽聽軍事的眞實情況呢？」」（美聯社）「當何應欽說大會須遵守秩序時，他就給「代表」們轟了下去，會場的噓聲吼聲達一小時」（合衆社）。全場像一堆熱鍋上的螞蟻，秩序混亂到無法維持，「谷正綱上台大聲疾呼，要求各「代表」警惕大局的危險，謂平、津一地已發生學潮，不應在此浪費時間，應當從速討論，早日完成選舉」（金世報），只能用「大局危險」的恐懼來鎮定「大局危險」的恐懼，足見反動派在人民面前慌張成了什麼樣子。

四月十五日以後，討論修改僞憲，就由鬧進到打了。獨裁者蔣介石手中的僞憲法，本來就是保護獨裁的裝飾品，但因無人理會，所以事實上也起不了什麼欺騙的作用。蔣介石爲了要引起人們的注意，就故意製造了一個所謂「修改憲法」的運動，裝得這「憲法」好像臨爲「民主」的樣子，同時他和民、青兩黨及一部分國民黨員，又故意裝出並不贊成修改「憲法」，只要加上一個所謂「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裝得頗「反對修憲」的少數，好像頗爲「忠於民主」的樣子，就是這樣，居然把一套白痴由一個鬥牛場又趕進了另一個鬥牛場。據中外新聞記者的描寫：十五日，某女「代表」發言，「僅說出不贊同修改憲法幾字，即被全場噓鬧，甚至叫打，全場混亂」（中央社）。十六日，「憲法修改案審議委員會開會時，「代表」間的情緒激動，引起了短時期的拳鬥，有一「代表」曾宣布「我現在並且永遠反對干涉憲法」，另一委員便起而一拳，打人者在沒有被認出是誰之前，便溜出會場了」（美聯社）。十七日，「早上民社黨主席[illegible]於緊張氣氛中[illegible]言故：「什麼修改憲法，提案連署名的人都有問題，大代表控制小代表，……」話猶未了，一片「什麼話」「狗屁」「打打打」之聲，全場鼎沸，人人離座，拂袖揮拳」（平明日報）。同時，在會場門外，一羣「民選代表」則與憲兵衝突，鬧得大會全體退席。在所謂修憲審查會中，也是一片雞鳴雜噪，最後才在蔣介石監督之下，以起立表決通過了所謂審查報告。會後，蔣介石特地講了一些話，說：「看到剛才會場上的情形，我不能不說幾句話。……諸位在這裏開會，最要緊的就是守秩序，……如果不守秩序，給中外人士看到，都要感到極端的悲觀」（新民報）。十八日，由胡適、莫德惠等提出的「戡亂時期臨時條款」，[illegible]蔣介石可以安排好做「總統」了。但是雖然如此，「中外人士」還是不免於「感到悲觀」，因爲同一天，CC團又指使了安徽「代表」在會場來威嚇「打倒李品仙」，警察人和會場承攻了他們，十一人受傷，數人傷勢甚重」（路透社）。這個信號，就是表示反動派內部的鬥爭不是和緩了，而是更緊張了，由假面目的鬥爭轉入更公開的鬥爭，轉到副總統的爭奪戰，亦即蔣介石王位繼承的爭奪戰下來了。

做「總統」本來是蔣介石的宿願，但是這個「總統」生不逢時，他已經[illegible]好做一個「總統」，有時候，[illegible]滅亡的[illegible]，又能保持他垂危的統治，[illegible]人常被[illegible]「一總統」[illegible]所追逐，是被袁世凱，最後是被[illegible]一生追逐「總統」所追逐落，是被反動統治者[illegible]的陰謀所斷送，[illegible]統治[illegible][illegible]蔣介石的悲劇不止於此而已，反動的統治階級，[illegible]他的主子帝國主義者，在決定替蔣介石做事的時候，同時就決定了替他做事，[illegible]來，決定了找一個「反蔣」的「副總統」，以便在大勢更加不妙的時候，「[illegible]者」一來「作老朽的蔣介石之繼任副總統」，可以用「反蔣」的美麗用[illegible]長反動派的壽命，因此，得到美國老闆的嘉[illegible]的賞識，爲傾觀風色的政學系和軍閥所支持的李宗仁，就決心與受CC和蔣介石自己支持的孫科競選「副總統」了。在幾個候選人的互相攻訐中，南京新民報公然刊載南京交通服務社[illegible]啓事說：「蔣公應利用其國際威望，[illegible]歐美訪問，……李先生倘能當選，[illegible]安定時局，勝任有餘，對外亦具條件」就是說，蔣介石活該滾蛋，李宗[illegible]合「管後」。CC的中央社特別[illegible]這個啓事來威迫李宗仁退卻，同時蔣介石動員了國民黨一切力量輔助孫科」，「有些「代表」甚至接到如不[illegible]黨的指示即將開除黨籍的威脅」，[illegible]還一來到蔣的直接命令，退出競選[illegible]以使孫科在選舉中從容擊敗[illegible]社）。在這樣的鬥爭中，[illegible]古怪的鬥爭中，「副總統」的選舉舉行了三次，都沒有結果，最後[illegible]仁宣佈退出競選，蔣介石並聲稱，將要[illegible]京，[illegible]李宗仁在美國意志的面前屈服了。」某中央報紙會載一項消息[illegible]美大使司徒雷登在勸請孫科[illegible]作用」（合衆社），司徒雷登對此[illegible]「此地無銀三十兩」式的[illegible]紙幾乎一致替李宗仁捧場[illegible]塑報四月二十五日上海[illegible]與中共[illegible]和[illegible]時機未到，李[illegible]爲共方接受。」

中國人民對於這個[illegible]「國民大會」從一開始就以[illegible]」，從看作一串笑話，[illegible]把它看作一[illegible]即新官場現形記。[illegible]汗演了[illegible]可以粉飾[illegible]下太平，而結果卻[illegible]更加[illegible]一崩一析，[illegible][illegible]價格即突破[illegible]月底[illegible]白米每[illegible]擔漲九十萬[illegible]民黨內[illegible]化，[illegible]更[illegible]介石曾經[illegible]說[illegible]已[illegible]調。[illegible]一而後[illegible]和四大家族[illegible]「死了總統[illegible]錄，[illegible]團也[illegible]已[illegible]一介石[illegible][illegible]最後的滅亡發了。[illegible]中國反動派[illegible]

參戰動員小調　（自由配調）

（一）天上（的）太陽紅又紅，毛主席領導咱們翻身，消滅封建吐苦水，從此窮苦得伸展。

（二）分到糧食和土地，分到窰房和鋪蓋，有吃有穿有用具，咱們生產更加勁。

（三）吃水不忘掘井的人，翻身不忘解放軍，咱們後方享太平，支援前線最要緊。

（四）五月裏來五端陽，平川的麥子黃又黃，咱們積極參戰去，不讓[illegible]搶走糧。

（五）叫一聲男人把話聽，得到果實翻了身，咱們參戰打先鋒，勝利回來眞光榮。

（六）你到前方去參戰，家裏事情我來管，挑水砍柴鬧紡織，一切困難能解決。

（七）你在前方去參戰，我在後方勤生產，咱們努力爭模範，這樣才是好婆姨。

（八）機槍大砲隆隆響，堅決英勇上戰場，繳獲彈藥捉俘兵，爭取戰場立功名。

（臨縣婦女幹部集體創作）